

#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



福尔摩斯  
探案全集  
The Complete  
Sherlock Holmes  
8

## 恐怖谷

(英)柯南·道尔 / 著  
王逢振 等 / 译

Sir Arthur Conan Doyle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#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



福尔摩斯  
The Complete  
Sherlock Holmes  
探案全集  
8

## 恐怖谷



(英)柯南·道尔 / 著  
王逢振 等 / 译

Sir Arthur Conan Doyle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恐怖谷 / (英) 柯南·道尔著；王逢振，许德金等译。  
— 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14.6  
(福尔摩斯探案全集)  
ISBN 978-7-209-08212-9

I . ①恐… II . ①柯… ②王… III . ①侦探小说－小说集－英国－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4873 号

责任编辑：王 路 刘 晨

### 恐怖谷

(英) 柯南·道尔 著 王逢振 许德金 等译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：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：25000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：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海蓝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
规 格 16 开 (170mm×240mm)

印 张 10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212-9

定 价 24.8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调换。 (0531) 88909532

# 译序

王逢振



福尔摩斯是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典型。从他身上反映出的侦探经验和方法，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；欧美一些警察学校，现在还常常选用福尔摩斯的一些案例作为考题或案例分析的楷模。概括起来，大体上有下面几点：

一、福尔摩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。他对自己所承办的案件，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到现场进行仔细勘查，即使是未烧完的纸团、灯花的形状也不肯放过。他善于从各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，“很镇静地运用思绪，正像弈棋的好手，深谋远虑地挪动他的棋子一般”。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，他进而提出一定的假想，指出矛盾和问题，带着这些矛盾和问题，进一步深入调查，然后仔细研究，剖析案情，解决问题。

二、福尔摩斯对待案子极端热情、认真。他常常不避艰险，废寝忘食，深入虎穴，侦查案情，有时深夜里到贼巢进行查访，有时甚至在自己身上进行毒气实验。他认真观察人物的言谈举止、面部表情，对周围的环境、人们的反映、报纸的新闻和广告，他都进行仔细地了解。哪怕是家具的摆设，家禽家畜的叫声，他也与案情联系起来考虑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对案情的判断都能列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。

三、福尔摩斯善于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。他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，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密切联系起来，进行周密的逻辑推理，梳理案情的脉络，抓住要领，进行充分的研究，然后再做出判断。另外，福尔摩斯十分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，从各种案例到报纸杂志，只要案情需要，他都可以信手拈来，查阅参考。他还对犯罪学和法医学进行必要的学习和研究，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，这对他的破案活动也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。



福尔摩斯的探案经验和侦查方法，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安、司法工作，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但是，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侦探，小说也不是专门总结他一生的侦查经验，因此福尔摩斯身上存在着许多虚构成分。这主要表现在神秘主义方面。几乎所有的故事，都存在着“魔鬼的烙印”。尤其在《归来记》之后的作品里，这一缺陷更为明显，好像从“脸部的变动、眼光的变化、嘴唇的闭合、拳头的握紧或松开”，都可以正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思想活动，判断一个案件的因果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已经失去创作这类故事的热情，只是为了满足出版者和读者的愿望，凭着主观想象臆造出来。这正是柯南·道尔1902年以后的作品不及以前的作品成功的原因。另外，作者处处宣扬福尔摩斯个人的侦查才能，好像在探案方面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，一切案件的侦破似乎全是单枪匹马、完全是个人的功劳。而且在后来的作品里，他常常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能对各种案件做出正确的判断。这种孤立的、主观主义的因素，无疑是不足取的。

在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中，柯南·道尔虽然涉及社会上的犯罪问题，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情况，但毕竟不是有意识地描写社会现实、提出社会上的道德问题和犯罪问题，而只不过是借用这些问题(或者虚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)，创造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罢了。正如西方评论家戈德史密斯所说：“一本书可以有上百条谬误，但它却十分有趣。”因此即使柯南·道尔的福尔摩斯缺乏深刻的、真正的社会意义，但其创作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依然对后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用华生回忆并直接参与侦探的手法，使人觉得像听故事一样舒适；把行动与知识结合起来，进行逻辑推理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；对惊险场景的构思和描写，常常为今天的侦探小说所借鉴。

虽然正统的文学史对柯南·道尔和他的侦探小说不予重视，但是随着欧美侦探小说的不断流行和发展，近些年来，一些西方批评家开始对他进行新的估价，柯南·道尔作为侦探小说早期的重要作家，侦探小说作为风靡欧美的一个文学流派，两者都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适当的位置。

2010年3月

# 目 录

序	1
<b>第一部 伯尔斯通庄园的惨案</b>	<b>2</b>
第一章 警告	2
第二章 福尔摩斯的讲述	10
第三章 伯尔斯通的悲剧	18
第四章 黑暗	25
第五章 剧中人	35
第六章 曙光	46
第七章 谜底	57
<b>第二部 死酷党</b>	<b>72</b>
第一章 神秘人	72
第二章 身主	80
第三章 沃米萨第341帮会	96
第四章 恐怖谷	111
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日	121
第六章 危机	132
第七章 伯蒂·爱德华的妙计	141
尾 声	149



## 序

本故事首次连载于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的《海滨杂志》，配有弗兰克·韦尔斯绘制的三十一幅插图。第一个单行本于一九一五年二月由纽约多兰公司出版。英国第一个单行本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三日由史密斯公司出版，首印六千本。



# 第一部 伯尔斯通庄园的惨案

## 第一章 警告

“我倒觉得……”我说。

“就应该这么办。”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。

我自认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；但是得承认，他这样带有嘲讽意味地打断我的话，的确让我有点生气。于是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说真的，福尔摩斯，你有时真的让人很难堪。”

他当时正想着自己的事情，没有立即理睬我的不满。他一只手撑着头，眼睛盯着刚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信笺。面前的早餐丝毫未动。接着，他把信拿起来，对着阳光仔细审查信封的里面和封口。

“这就是泼洛克的笔迹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尽管只见过两次，但是我可以肯定这是他的笔迹。希腊字母‘ε’上带有花饰，这点很特别。如果要真是他写的，就一定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说。”

与其说他在对我说话，不如说他在自言自语。但是，他这番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反而打消了我的怒气。

“那么谁是泼洛克呢？”我问。

“泼洛克是一个笔名，只是一个身份符号而已。但是，名字背后的人可有点诡计多端、难以捉摸。在上一封信里，他很坦白地告诉我，这个名字是假的。他倒想看看，我能不能在这个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他。泼洛克这个人



的价值不在于他本人，而在于和他有来往的那个大人物。你想想看，海鱼和鲨鱼同处、豺狼和狮子结伴——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与异常凶恶的大东西结合在一起，情况将会是什么样子？它不仅凶恶，还很阴险——极度的阴险。据我所知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你听我提到过莫里亚蒂教授吧？”

“一个臭名昭著的科学罪犯，他在骗子中很出名，就像——”

“别说啦，华生！”福尔摩斯小声制止我往下说。

“我是想说，就像公众对他一点都不了解。”

“聪明！真聪明！你竟然学会了随机应变，真想不到啊！在你面前我得防着点儿才行啊！但是，你说莫里亚蒂是个罪犯，从法律角度看这是一种诽谤——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天才！他是旷世大阴谋家，一切罪恶的组织者，黑社会的幕后主脑，这个主脑足以左右整个国家的命运—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！但是，一般人却不会怀疑他，不会指责他，反而因为其组织才能和行事低调尊敬他。就你说的这些话，他可以把你告上法庭，要你那一年的薪水作为名誉损害费。那本《小行星力学》很有名，他不就是作者吗？据说，这本书是纯数学领域的巅峰之作，据说没有人能够挑出其中的毛病。是这样的吗？这样的人可以任意诽谤吗？出言不逊的医生和遭受诽谤的教授——这就是你们各自的头衔！他是个天才，华生！但是只要歹徒不伤害到我，破案那一天总会到来的。”

“但愿能等到这一天！”我由衷地欢呼，“但是你说的却是泼洛克呀！”

“嗯，是的。这个泼洛克是整个链条上的一环，离最坚固的那环不远。他并不是非常坚固的环节——这只是咱俩之间这样说说罢了。据我所知，他是整个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。”

“可是，链条的坚固程度毕竟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，亲爱的华生！这就是泼洛克的价值所在。他还有一丝正义感，我又不失时机偷偷塞给他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去刺激他。他曾经一两次向我透露过有价值的信息——非常有价值。它可以预防犯罪，而不是事发之后再去收拾烂摊子。毋庸置疑，要是我们有密码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封信就是我说的那种。”

福尔摩斯再次摊开信笺，平放在空碟子上。我起身凑过去，盯着上面那些

稀奇古怪的文字。现照录如下：

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 
26 BIRLSTONE 9 47 171

“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很明显，这是要传达秘密信息。”

“没有密码，光有密码信顶什么用呢？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根本就不顶用。”

“为何说‘在这种情况下’？”

“因为对我来说，很多密码都是极易解读的，就如同读广告栏上那些文字一样。这种平庸的手段只是一种智力游戏，玩玩而已，不必劳神。但是这次就不同了。它显然是指某本书、某一页上的某些词。除非告诉我哪本书上哪一页，否则我可无能为力。”

“但是‘道格拉斯’和‘伯尔斯通’两个词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显然这是因为这两个词在那一页上找不着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不说清楚是哪本书呢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天生就机灵狡黠，朋友们都为此而高兴。就凭这一点，你肯定不会把密码和密码信装在一起。因为万一信件投递错误，你就完蛋了。事实上，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我们的下一封信也该到了。它要么对情况作进一步说明，要么更可能是说明这些数字所指代的书。如果都不是，我倒感到有点意外。”

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，没过几分钟，仆童比利进来了，手里拿着我们正盼望的信。

“笔迹相同，”福尔摩斯打开信封的时候说，“并且还有签名呢。”展开信笺的时候他高兴地补充道。“哎，华生，有进展啦！”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之后，眉梢却笼上了一层阴云。

“哎呀！太让人失望了！华生，我害怕这是空欢喜一场。但愿泼洛克不要出事。”

“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”，他读道：



这件事情我就到此为止吧。因为这太危险了——他开始怀疑我了。这一点我看得出来。我打算把密码的答案寄给你，没想到刚写好信封，他就过来了。幸好我把它藏起来了。如果被他发现，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从他的眼神里，我看出了他已经起了疑心。请把上一封密码信烧掉，它现在对你也没有用了。

弗莱德·波洛克

福尔摩斯坐了一会儿，手指间翻弄着这封信。他眉头紧皱，眼睛注视着炉火。

“别忘了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里面或许什么都没有。只不过是他做贼心虚罢了。知道自己是个叛徒，他就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谴责的目光。”

“我觉得，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教授。”

“一点没错！那个团体中任何一个成员提到‘他’，都知道指的是谁。他





们只有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‘他’。”

“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哈，这倒是个大问题。当你遭遇欧洲首屈一指的黑恶首脑，并且他背后有各种黑恶势力撑腰时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不管怎么说，泼洛克肯定是吓坏了——你不妨把信笺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做一下比较。他在信上说，这是那个凶神到来之前写的。字迹清晰有力。而信封上的字迹就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呢？也可以不写嘛。”

“因为他担心我查案的时候会找到他，给他带来麻烦。”

“这是毫无疑问的，”我拿起原先那封密码信仔细地看了起来，“明知道这张纸上有重大的秘密，却没能力破译它，真急死人了。”

福尔摩斯推开没有动过的早餐，点着了熏人的烟斗，这是他沉思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东西。“真是奇怪！”他身子后仰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“或许有些地方，连你这马基雅维利般聪明的脑袋也没有想到。我们从纯理性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这个人是以一本书为蓝本来写的这封密码信。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。”

“这个出发点有点模糊。”

“看看能否把范围缩小一点。当我集中精力的时候，事情似乎就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了。这本书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”

“什么启示也没有。”

“好，好。当然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。密码信开头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534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据此假设，534所指的是页数。这样看来，这本书页数还不少。这是一点收获。那这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下一个符号是C2。这怎么理解，华生？”

“不用说，是指第二章。”

“不见得，华生。我敢肯定，既然页码已经给出了，至于是第几章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你也会同意这一点。再说了，如果534页在第二章，那么第一章就长得真的让人吃不消了。”

“表示第几‘栏’！”我叫喊道。



“真聪明，华生。如果不是指‘栏’，那我就被骗得团团转了。嗳，听我说，我们来好好想想。一本厚书，每页分两栏排印，每一栏行数还不少，因为里面一个词的序号是293。我们的推理是否就到此为止了？”

“恐怕是。”

“这肯定不是你的真实水平。智慧的光芒再闪烁一次，我亲爱的华生——再来一次灵感。如果这本大部头的书很不寻常，他早就给我寄过来了。刚好相反，在计划流产以前，他也只是打算写信把线索告诉我。在信里他是这么说的。这似乎是在暗示，他认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这本书。他有这本书——所以认为我也应该有才对。总之，华生，这是一本很常见的书。”

“你的观点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。”

“如此，我们就把范围缩小到搜寻一本厚书，分两栏排印，并且是本常用的书。”

“是《圣经》！”我得意洋洋地喊道。

“不错，华生，真不错。但是恕我直言，还不是太准确！无论如何，我也想不出莫里亚蒂的党羽们手边会有什么书。此外，《圣经》的版本太多了，他也不会认为任意两个版本的《圣经》会具有相同的分页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本版式统一的书。因为他确信，他书上的534页就是我书上的534页。”

“但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书很少。”

“不错。但这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。搜寻范围又缩小到找一本版式统一、应当人手一本的书。”

“Bradshaw火车时刻表！”

“还是有问题，华生。这份火车时刻表用词简练，但词汇有限。从中选出来的词汇不适合传达这样的信息。因此可以排除Bradshaw火车时刻表。依我看，词典同样也不适合。那么还有什么书呢？”

“年鉴！”

“太棒了，华生！就是年鉴！我们想想《惠特克年鉴》像不像。它是本常用书，页数也符合要求，也分两栏排印。尽管起初词汇有限，但是到了后来就丰富起来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”他拿起桌上那本书，“翻到第534页第二栏，这里印得满满的，讨论的是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。请你把这些



文字记下来，华生！第十三个词是‘马拉塔’。恐怕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。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‘政府’。这个词起码还有点意思，虽然它与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我们再试试看。马拉塔政府做了什么？哎呀！下一个词是‘猪鬃’。完了，华生！全完了！”

他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出来的，但是紧锁的浓眉暴露出失望和恼怒。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，没有办法，只是呆呆地望着炉火。忽然，福尔摩斯的一声惊呼打破了这长时间的沉默。他冲向橱柜，从里面又取出一本封面已经泛黄的书。

“华生，因为太前卫了，我们吃亏了！”他大声说道，“我们追赶潮流，因此要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今天是1月7号，自然要翻新年鉴。很可能泼洛克是根据旧年鉴来写这封密码信的。如果那封信写完了，他一定会告诉我们，他用的是旧版年鉴。我们来看看534页上写了什么。第十三个词是‘there’，看上去更有希望。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‘is’——合起来是‘有’字——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眼发光。当他数到‘危险’这个词时，细长的手指也紧张得发抖。哈！哈！太好啦！记下来，华生。‘有危险即将降临到某人头上。’名字也有啦——道格拉斯！‘很富有——乡下——现在——居住于——伯尔斯通庄园——伯尔斯通——确信——十万火急。’瞧，华生！你觉得抽象推理效果如何？如果蔬菜水果商店有像桂冠之类的东西，我就叫比利去买一顶回来。”

福尔摩斯一面破译密码，我一面把它迅速地写在放在膝头的纸上。此刻我正凝视着这些奇怪的信息。

“他用这种拼凑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，真奇怪！”我说。

“不是的，他做得相当出色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如果你想在书里某一栏找出一些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，恐怕你也不会认为一定能得偿所愿。主要意思说清楚了，其余的问题肯定就留给收信人去猜。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，有个恶魔要对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不利。此人的身份还不确定，但是正如信里写的那样，他是一位住在乡村的有钱绅士。泼洛克肯定是找不到‘confident’（确信）这个词，就只好用‘confidence’（信任）替代——说明事情万分紧急。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果——而且是精辟的分析结果！”

福尔摩斯在工作中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。他会因为没有达到既定目标而黯



然神伤，但也会为工作的起色而喜不自胜。比利推门进来，后面跟着伦敦警察厅的麦克唐纳警官。这时，他还在为自己的成功而窃喜。

早在18世纪80年代末，艾里克·麦克唐纳警官还不像现在这样闻名全国。在侦探队伍中，他资历不深但诚实可靠。因为在好几桩案子中的出色表现脱颖而出。他身材高大，面颊瘦削，这表明他蕴藏有巨大的力量。他脑袋硕大，浓眉下面深陷的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他说话不多，但言出必中。他性格倔强，说话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口音。

麦克唐纳警官经手过两件案子，都是靠福尔摩斯的帮助才得以破案。而福尔摩斯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思考问题时收获的乐趣。为此，这位苏格兰人对他这位业余同事怀有深厚的友爱和敬意。这种友爱和敬意表现在他的坦诚。每次遇到困难时，他都会一五一十地向福尔摩斯请教。平庸之辈无识人之能，唯有英雄才能识英雄。麦克唐纳警官很有办案天分。向福尔摩斯请教，他丝毫不觉得有辱身份，因为福尔摩斯的办案才能和经验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。福尔摩斯不善交际，但是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却是例外，并且每次见到他都是面带微笑。

“你来得真早，麦克先生。”他说，“祝你好运。恐怕又有案子在等着我们了。”

“我在想，用‘希望’代替‘恐怕’，可能更接近事实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麦克警官会心地笑了笑，答道，“或许喝点酒可以驱除早晨的寒气。我得赶紧上路。要知道，案发之后那一小段时间是很宝贵的。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清楚这一点。不过——不过——”

麦克警官突然打住，十分惊讶地盯着桌上的一张纸。就是我刚才记下谜一般信息的那张纸。

“道格拉斯！”他结结巴巴地念道，“伯尔斯通！这是怎么回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？天啦，真是神了！你到底从哪里搞到这些名字的？”

“这是我与华生凑巧破译出来的密码。怎么啦，这些名字有问题吗？”

这位警官茫然而惊讶地看看我，又看看福尔摩斯。

“就是这个……”他说，“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昨夜被人谋杀了，死状极惨！”



## 第二章 福尔摩斯的讲述

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时刻，我的朋友就是为此而生的。这个消息让人惊讶，但要说他为此而震惊或不安，那就言过其实了。他脾气有点古怪，却没有丝毫的残忍。长时间地遇到这些让人受惊过度的事情，他已经麻木了。听到这段简短的话，我感到毛骨悚然。福尔摩斯却一点儿事都没有。相反，他的脸上表现出相当的镇定和兴致，就像化学家看见过度饱和的溶液中析出了结晶体一样。

“有意思！”他说，“有意思！”

“你似乎并不觉得意外！”

“我只是很感兴趣，麦克先生，但是并不觉得意外。为什么要觉得意外呢？我收到一封有关方面寄来的很重要的匿名信，提醒我某某人的性命遭到威胁。没想到短短一个小时之内，这就成为现实，那个人已经死了。我对此很感兴趣，但是，正如你所见，我并不觉得意外。”

三言两语福尔摩斯就向警官把信和密码的事讲清楚了。麦克唐纳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两道浅棕色的浓眉蹙成一团。

“我今天早上打算去伯尔斯通，”他说，“顺便过来问一下，你和你的朋友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？但是照你所说，我们还是从伦敦着手比较好。”

“真是见鬼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！”警官大嚷，“不出两天，报纸上到处都会是关于伯尔斯通谜案的报道。但是凶案尚未发生，伦敦方面就有人预测到了，这算什么谜案？我们只要找到这个人，剩下的事就好办了。”

“好倒是好，麦克先生。可是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找这个泼洛克？”

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过来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又看。“信是从坎伯韦尔邮局寄出的——这对我们没多大帮助。你也说了，名字也是假的。当然没啥好查的。你不是说给他寄过钱吗？”

“寄过两次。”

“怎么寄的？”

“现金汇到坎伯韦尔邮局。”

“有没有特别留意是谁要这钱？”



“没有。”

警官看上去很惊讶，也有点震惊。“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因为我一直很讲信用。他第一次写信来，我就向他保证，不追查他的下落。”

“你觉得背后有人替他撑腰？”

“有。这我知道。”

“就是听你提到过的那位教授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麦克唐纳警官微微一笑。当他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，眼睑有些抖动。“不瞒你说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刑事调查部认为，你对这位教授有点偏见。我也曾亲自调查过这件事。他看上去是很受尊敬、很有学问、很有才干的那种人。”

“你这般赏识别人的才能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老兄，不这样不行啊！听了你的意见之后，我特意去拜访过他，跟他闲扯日食、月食的问题。他讲的我都听不懂。于是，他取出反光灯和地球仪做示范，一下子就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原理。他还借给我一本书。可是不瞒你说，尽管在苏格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我还是有点读不懂。他面颊瘦削，头发灰白，说话时神态严肃，完全可以当一个出色的牧师。出门时，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，就像父亲一样，在你走进这个冷酷世界时，为你送上他的祝福。”

福尔摩斯格格地笑了笑，搓了一下双手。“好极了！”他说，“好极了！请你告诉我，麦克唐纳朋友，这次愉快而感人的会面，我想应该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一间很雅致的房间，对吧？”

“非常雅致，装饰确实相当华丽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你就坐在写字台对面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面对阳光，而他背对着阳光？”

“嗯，那是傍晚时分。不过我记得当时灯光正好照在我的脸上。”